

## 書評論壇

《文化研究》第三十七期（2023年秋季）：242-249

社會大眾、物語與哲學：

評張政遠《物語與日本哲學：哲學的民俗學轉向》

Social Masses, Objects and Philosophy: Review of Cheung Ching-Yuen's *Monogatari and Japanese Philosophy: A Minzogaku Turn of Philosophy*

譚家博\*

Andrew Ka-Pok TAM

### 一、引言

近年，隨著近代日本哲學著作漢譯陸續出版，<sup>1</sup>以及日治時期臺灣哲學研究漸見成果，<sup>2</sup>臺、港學界對日本哲學的研究與教學興趣亦與日俱增。可惜的是，據筆者所知，至今漢語學界仍欠缺一本以中文寫成，適用於臺、港大專院校的近代日本哲學導論專書。

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副教授張政遠的《物語與日本哲學》可能是第一本中文的近代日本哲學導論專書。張氏的研究興趣為日本哲學、思想與文學，著有《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哲學：傳統、現代與轉化》（2017）等著作。記得筆者旁聽張氏在2012-13年下學期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授「文化哲學概論」一課時，張氏已批評勞思光的文化哲學具有本質主義傾向，主張今日文化哲學應「發展出一種跨文化的視野，重新認識文化的混種性與多樣性，來對抗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張

---

投稿日期：2022年10月8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11月17日。

\* 譚家博，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系博士。目前為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研究學院通訊研究員。聯絡方式：KaPok.Tam@glasgow.ac.uk

1 例如黃文宏譯注的《善的研究》（2019）、《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2019）、《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二）》（2016），及湯愷杰譯的北森嘉藏著作《上帝之痛的神學》（2021）等。

2 例如黃文宏譯注的《洪耀勳日文哲學著作集》（2020），洪子偉編的《存在交涉》（2016）等。

政遠2022: 195)。後來，張氏在《西田幾多郎——跨文化視野下的日本哲學》一書中，以西田幾多郎〈我與你〉一文中的相互主體性去建構跨文化哲學（張政遠2017: 110）。同時，受到日本311大地震的衝擊，張氏及其老師野家啓一教授以和辻哲郎的哲學去思考哲學應如何回應災難。野家從日本災難的風土分析日本人的無常觀（野家啓一2017: 205），而張氏則以「巡禮」的方式回到震災現場，反思哲學能為災民做甚麼（張政遠2017: 216）。後來，在2021年10月24日接受《哲學新媒體》線上訪問時，張氏明確提出哲學家可以透過「物語」的方式，聆聽災民那些被忽視的「小敘事」，從而為他們發聲（哲學新媒體2021/10/24）。如今，張氏提出以物語作為哲學方法的主張，實與其跨文化哲學及「小敘事」思想一脈相承。

本書除了作為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叢書系列之一以外，亦可被視之為一本專門的日本哲學研究論著。在書中，張氏主張，「哲學本來應該是一種『開放給所有人的哲學（Philosophy for Everyone, P4E）』的方法。P4E的特色，就是要廢除哲學的封閉性，把哲學帶回我們的生活現場。」（張政遠2022: 8）故本書應被視之為一本實踐哲學的讀本。

本書旨在以物語作為中介，讓哲學（尤其日本哲學）「回到生活現場」；反過來說，本書亦能讓正在生活的社會大眾，透過物語這中介，認識日本哲學。然而，由於本書從看似「非哲學」的物語作為切入點，因此要理解本書如何令哲學回到生活現場，就必須先理解何為物語。

## 二、何為物語？

張氏稱本書的靈感來自野家的《物語哲學》。張氏指出，「物語」（monogatari）帶有多重意思。首先，作為敘事的物語，既可以是真實，亦可以是虛假。「在日文裡，『語る』（kataru）與『騙る』（kataru）同音，因此所謂物語，本來並不是對『事實』的陳述，而是帶有虛構成分的敘事。『物語』不等同於『故事』（story），因為它並不是單純的事物或實體。」（張政遠2022: 1）

其次，張氏引用野家的說法，指出物語既可以是作為名詞的「被敘

述的東西，或故事（that which is narrated, a story）」，亦可以是作為動詞的「敘述行為或實踐（the act or practice of narrating）」，即「物語り」（monogatari）（張政遠 2022: 1）；野家又認為人是「物語動物」，是「在記憶和歷史（共同體的記憶）的厚度之中來確認自我的動物」（張政遠2022: 2）。野家引用柳田國男（1875-1962）的《遠野物語》，以岩手縣遠野郡流傳的「山人」傳說，說明物語的敘事作用：平地人把「山人」差別化，甚至妖魔化，是源自他們對深山的理解和恐懼（張政遠2022: 3）。

如果物語僅被理解為虛構故事，猶如小說，那麼本書的副題就理應為「哲學的文學轉向」，但此非張氏的用意。張氏與野家並非進行文學批判或創作，而是利用柳田的民俗學方法，重新把哲學跟日常生活連繫起來。而民俗學所研究的物語，並非純粹的虛構文學故事，而是半真半假，結合真實情感的歷史回憶。故此，本書副題「哲學的民俗學轉向」實為恰當。

物語保存被遺忘的民間「小敘事」功能，在災難中尤其明顯。由於野家是東北大學教授，而張氏於其指導下在東北大學完成博士學位，而東北大學所在的仙臺正是311大地震的重災區，因此311大地震對他們帶來深刻的衝擊，亦令他們注意災民敘事被忽略的問題。同樣地，柳田於1920年到訪東北，考察1896年三陸大海嘯的災區現場，發現災難記念碑無人問津。張氏指出，「文學本來具有無比的力量，但被遺忘了的文學卻是無力的。〔…〕三一一震災之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保存和分享災區的口傳記憶。」（張政遠2022: 6）野家認為，容許災民述說其「物語」，能夠對災民有「心靈護理」的作用：「對於那些需要精神護理的人來說，有必要編織記憶，把它們物語化〔…〕所謂的心靈護理，並不是思考如何用藥，而是與患者共同建構物語這個工作。」（張政遠2022: 6）

張氏以物語作為哲學方法的嘗試重新肯定了哲學原有的敘事（narration）功能。論證（argumentation）一套哲學理論，只是為了證明此理論能敘述某種真理。古希臘哲學理論旨在敘述宇宙的構成，如泰利斯（Thales of Miletus）用「水」，柏拉圖用「共相」，亞里士多德用四因說；近代西方哲學敘述知識的基礎，如笛卡兒的「我」及柏克萊的

「感知」。東亞哲學則敘述人倫的構成，如孟子的「仁義」、荀子的「禮義」、墨子的「兼愛」等。哲學的敘事功能能體現於海德格的「現象學存在論」的口號：「走向事物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張政遠2022: 41）而物語正好能重申哲學的敘事功能，並回應當代社會的衝擊。

### 三、評論

#### （一）本書優點：物語作為新哲學方法

張氏以「物語」出發重構日本哲學，將每一位哲學家的理論視為對世界的敘事，重新敘述哲學的敘事功能。由此來看，本書亦可被視為一種「日本哲學的物語」。由於人是物語動物，相比起學院式的論證，作為物語的哲學與日常生活的關聯更強，亦更易被社會大眾理解及參與社會議題。正如張氏自述，日本哲學不應被理解為一種「以日本作為中心的哲學，而是嘗試以跨文化的視野反思日本哲學」（張政遠2022: 221）；因此，日本哲學中「物語」的資源，亦可應用於臺、港、琉球、Ainu等地，亦可用於中國、西方等傳統的哲學，甚至是神學與當代社會的對話。尤其當代西方神學自魯道夫·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以來，再次出現是否對聖經詮釋「去神話化」（demythologization）的爭論（布爾特曼2010），若然本書能譯成英語，令西方神學家以「物語」重新看待聖經，或能對去神話化之爭有新的反思。

#### （二）本書疑難

##### 1. 令人困惑的章節編排

可是，本書各章編排的理路，似乎令讀者難以掌握。由於章節的編排既非歷史時序，亦非依張氏論文發表時序，故推斷是按議題編排。可是，全書既是以野家及柳田的「物語」為中心，「柳田國男的山人論」理應為第一章，而非第六章。但由於原第五章的新渡戶平民道、第七章的柄谷遊動論、第八章的吉本南島論及第九章的和辻巡禮哲學及第十二章鷺田的災後哲學論，皆為不同的「哲學敘述被遺忘回憶」的例子，故可與柳田山人論一同分類為「卷一」。第二章至第四章論及九鬼、三木及唐木的哲學，

皆圍繞「無」，故可分類為「卷二」。原第一章「御進論與日本哲學」既主張日本哲學要由「天皇哲學」變為「每個人的哲學」，實與第十一章勞思光的臺港論同為「物語」在政治哲學的實踐，故可合併作「卷三」。而第十章貝爾克論風土實為對「風土」的註解，似乎作為附錄比較合適。

## 2. 有待澄清的敘事角度前見，以及批判性不足

筆者認同張氏可以藉本書表達其政治立場前設，然而這理應在引言交待。可是，本書未有交待其選擇當代日本哲學家的原則：到底書中列舉的哲學家有何共同之處，使之被收錄在同一本書中呢？正如張氏描述西田、和辻及高橋的御進論所言，「重點是不僅在於他們說了甚麼，而且還在於他們並沒有說甚麼。」（張政遠2022: 23）張氏未有談及的日本哲學家，往往是近代日本哲學的「重點」所在。

若本書以「物語」為中心，我們不難發現，張氏未有論及的不少日本哲學家，亦有以物語敘述他們理解的日本。如與新渡戶同為札幌農學校同學、同樣信奉基督新教的內村鑑三（1861-1930），卻提出「兩個J」（二つのJ）即「Jesus and Japan」的物語描述基督宗教與日本的關係（鈴木範久1984: 40）。又例如田邊元（1885-1962）的《作為懺悔道的哲學》（1946）可被視作其反省日本戰爭責任的物語；與之相反，和辻哲郎戰後寫成的《鎖國論：日本的悲劇》（1951）卻把戰敗歸咎於德川幕府鎖國令日本人對世界認知存在偏差；和辻在戰後《國民統合的象徵》（1948）對保留天皇制的支持更突顯其保守政治立場。可惜的是，張氏沒有進行上述比較。

上述疑問帶出另一核心問題：本書始終強調以物語對民間記憶的「小敘事」對抗官方單一的「大敘事」，卻又陷入了一種只有「弱勢」聲音的單一敘事，而缺乏不同物語的比較。如張氏所引，野家認為「物語論本來不會主張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或史觀」（張政遠2022: 4），但本書卻似乎隱含了一個價值判斷，即「被遺忘」的聲音值得被保存。如果單單因為某聲音是受打壓的弱勢，就斷定此聲音被值得保存，恐會犯了「訴諸憐憫」的謬誤。

為免落入訴諸憐憫的謬誤，張氏有兩種選擇：第一，持守野家的價值中立原則，選擇特定議題並比較不同物語對其的敘述，例如比較戰後和

辻、三島友紀夫、日本共產黨、基督宗教、神道教、佛教等對天皇制的物語。可是這樣一來，本書要修改的篇幅過多，未必可取。

第二個選擇就是放棄野家的價值中立，明確建立一套價值判斷、意識形態或史觀原則，判斷那些「物語」值得被保存和述說。相比之下，此選項所涉及的修訂較少，亦可令讀者更理解張氏為何選擇（或不選擇）一些哲學家與物語。例如上述提到的血統論有種族主義傾向，與張氏所主張的多元主義相違，故被本書排除在外。然而，反對單一文化、主張文化多元性並不足以成爲一套完整的原則，因爲多元主義意味著：除非一物語顯然拒絕「多元」，否則來者不拒，應盡可能包括不同的物語。然而，書本篇幅有限，難以包括所有物語。因此，張氏不能以「多元主義」作爲選擇物語的原則，而應該選取其他價值作爲規範性標準。

觀乎本書，「反威權」與「反殖」才是本書選擇物語的價值原則。以「每個人的哲學」對抗「天皇的哲學」，以災民的小敘事對抗官方的大敘事，可被視爲反威權；而琉球、Ainu、臺灣與香港的物語，則即反抗不同的殖民者（日本、中華民國或中共）。可是，一旦採納「反殖」的立場，即可發現張氏對香港的物語帶有明顯的局限。張氏指出，2014年雨傘革命的訴求「並非只有『反篩選』，還有『反資本主義』及『反殖民主義』」和「命運自主」等主張，並且批評傳媒忽略了香港專上學生會聯會代表的物語（張政遠2022: 126）。固然物語的選擇本已隱含價值判斷，例如張氏肯定反威權及反殖的價值，因而選取相關物語；然而，如果物語僅僅呈現其價值判斷，而未能批判相反的價值，則物語的說服力大減。

應留意的是，張氏強調「小敘事對抗官方敘事」，本來就是意圖以反威權與反殖民的物語批判價值相左的物語。然而，張氏在書寫香港的物語時，卻欠缺這一批判性，單單呈現一種「反殖反資」的敘事，而未有以此敘事進而批判其他持反對意見的物語。反之，柳田始終重視物語的批判功能；例如柳田提到「善狼」與「惡狼」兩種對立的物語如何競爭，最終後者戰勝，日本狼亦消失於日本（柳田國男2018: 177）。相較之下，由於張氏重敘事、輕批判，於是物語哲學的批判功能被削弱了。

### 3. 「物語被淘汰」有無合理性？

本書最後的疑難是物語被淘汰本身有無合理性。張氏留意到柳田的徒弟伊波普猷面對日語在夏威夷或琉球語在沖繩的消亡，皆不感到失落，因為「語言有它自己的生命。當它的使命完成後，消失也是理所當然的。」

（張政遠2022: 141）從價值立場上，張氏或批評伊波無視琉球語的價值，但張氏卻未有從合理性反駁伊波的淘汰論。到底一語言、文化或物語被淘汰，會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呢？正如高達美所言，「遺忘與回憶屬於人類的歷史建構，而且是其歷史及教化（Bildung）的一部分。」

（Gadamer 2004: 14）例如，當人接受科學的宇宙觀，自然會遺忘神話的宇宙觀。再者，即使人以書寫記錄把物語「保存」下來，物語已變質為文字紀錄而非民間「口耳相傳」；用西谷啓治的說法，即被「logos化」成為哲學的對象（西谷啓治2012: 205）。這都是張氏未有觸及的問題。

## 四、結論

作為以物語對日本哲學的重新敘事，本書亦可被視為一「日本哲學的物語」；以「物語」連結東西哲學與日常生活，更是實踐哲學上的突破。然而，任何敘事難免受制於敘事角度，野家所主張的價值中立並不可行。若張氏能在引言澄清自己選擇物語與人物的價值預設，以及調整章節的鋪排，將令本書立場更加清晰。希望往後著作能夠涵蓋更多針對相同對象的不同物語，作出整全的比較和評價，以克服單一敘事角度的局限。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王俊杰（Wong, Kevyin）。2015。〈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Bentu yishi shi gangren kangzheng de weiyi chulu” [Local Consciousness is the Only Way for Hong Kongese’s Resistance]，《香港民族論》*Xianggang minzulun* [On Hong Kong Nationalism]，香港大學生會學苑（HKUSU Undegrad）編，頁33-50。香港（Hong Kong）：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HKUSU Undegrad）。

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著，盧冠霖（Lo, Kwun Lam）譯。2010。《信仰與

- 理解（卷一）》*Xinyang yu lijie (juanyi)* [*Faith and Understanding Vol.1*]。香港（Hong Kong）：道風書社（Logos and Pneuma Press）。
- 西谷啓治（Nishitani, Keiji）。2012。《宗教是甚麼》*Zongjiao shi shenme* [*Religion and Nothingness*]。新北（New Taipei City）：聯經出版（Linking Books Ltd）。
- 柳田國男（Yanagita, Kunio）著，周先民（Zhou, Xianmin）譯。2018。《狐猿隨筆》*Huyuan suibi* [*Essays on Foxes and Apes*]。北京（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哲學新媒體（Philosophy Medium）。2021/10/24。《[東亞哲學家系列訪談] 日本哲學如何回應災難？——巡禮作為哲學實踐：訪問張政遠教授》*[Dongya zhaxuejia xilie fangtan] riben zhaxue ruhe huiying zhainan? xunli zuowei zhaxue shijian: fangwen Zhang Zheng-Yuan jiaoshou* [*Interviews with East Asian Philosophers, How Japanese Philosophy Responds to Disaster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ung, Ching-yuen*]。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kOb-WWhy4> on Aug. 27, 2022.
- 張政遠（Cheung, Ching-yuen）。2017。《西田幾多郎——跨文化哲學下的日本哲學》*Xitian jiduolang: kuawenhua zhaxuexia de riben zhaxue* [*Nishida Kitaro: Japanese Philosophy under the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臺北（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2022。《物語與日本哲學：哲學的民俗學轉向》*Wuyu yu riben zhaxue: zhaxue de minsuxue zhuanxiang* [*Monogatari and Japanese Philosophy: A Minzogaku Turn of Philosophy*]。臺北（Taipei）：五南出版（Wunan Books）。
- 野家啓一（Noe, Keiichi）。2017。〈大震災與日本人的自然觀〉“Dazhenzai yu ribenren de ziranguan” [*The Great Earthquake and Japanese’s Perspectives on Nature*]。《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哲學——傳統、現代與轉化》*Dongya shiyexia de riben zhaxue chuantong, xiandai yu zhuanhua* [*Japanese Philosophy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s*]，頁203-212。臺北（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二、日文書目

- 鈴木範久（Suzuki, Norihisa）。1984。《內村鑑三》*Neicun jiansan* [*Uchimura Kanzō*]。東京（Tokyo）：岩波書店（Iwanami Shoten）。

## 三、英文書目

- Gadamer, Hans-Georg. 2004.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